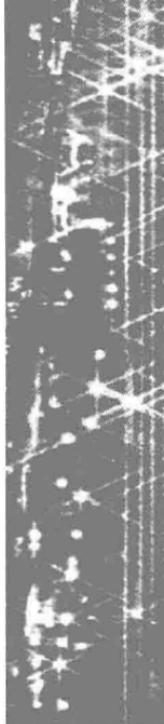


璀璨的星辰

—名人访谈录

敏 捷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璀璨的星辰

—名人访谈录

敏 捷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璀璨的星辰/敏捷 著 .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2
(作家文丛)

ISBN 7 - 228 - 08204 - 4

I . 璀… II . 敏… III . 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033 号

责任编辑:俞 康

封面设计:顾思嘉

璀璨的星辰

敏捷 著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830001

发 行: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5

字 数:125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28 - 08204 - 4 定价:12.00 元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刘敏捷，男，汉族，1934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十五区严家乡合兴村杨家庄农民家庭里，中共党员，1961年8月毕业于河北文化学院文学系创作专业。曾任《乌江》文学杂志社、《中国特产经济》杂志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科普作家协会、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从事过工、农、商、学、兵等职业。

1957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过各类文学作品130余万字，其中部分作品被国家各级出版、文艺部门搜入20余个专集出版。著有报告文学·小说集《凡人新传》。自1961年以来，曾编辑、参与编辑和出版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集共15本。曾五次获得文学创作奖。个人传略和业绩曾先后搜入《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世界华人文艺家辞典》等。



作者与老伴在天安门广场



作者一家

序

吴野

据说在当代少年彩色缤纷的各种梦幻中，文学梦有着相当多的拥有者。但是，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回头一看，当年那些被浪漫的热情涨红了双颊的少年，在文学路上坚持走下来的，却是少之又少。原因何在呢？我想，除了个人的天赋和客观的际遇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文学之路决非坦荡平滑之路。它需要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执著，需要“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顽强，需要精益求精、永不满足的苛求。多少在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走白了头发的人都感叹说：文学之路是一条辛苦的道路，寂寞的道路。

敏捷同志在这本集子的《后记》中，诚恳地把自己在文学创作上获得的成就，归功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归功于各级领导和曾给过他以帮助的许多同志。是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包括他在内的数以亿计的中国青少年打开了一条祖祖辈辈连想都不敢想的崭新的人生道路，为他们拓开了进行各种创造性活动，获得各方面成就的可能性。但是，能否在文学创作上获取某种

程度的成功，毕竟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与拼搏。敏捷同志在对新的世界、新的生活的热爱中萌生了对文艺的热爱，对文学的挚爱倒过来又深化了他对人生、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他孜孜屹屹，锲而不舍，匍匐在洁白的稿笺纸上，用一支饱沾着激情的笔，描绘他所热爱的人与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他更以饱满的热情扑向生活，扑向在改革大潮中涌现的新的人物、新的现实现象，把它们尽可能生动、鲜明地留在自己的笔墨挥洒之间。从1957年以来，四十余年间，他写下了数百篇、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作品。这是他在文学之路上留下的浸满了热汗的足迹，这是他刻在人生旅途上的实实在在的印痕。这一个个脚印串在一起，不就是他自己的“凡人新传”吗？

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二者的交互渗透，相互推动，构成了敏捷的人生，构成了他这部纪实文学集的灵魂。对于热爱文学，正在做着文学梦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启示。就在几年以前，文学应当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看法，遭到了毫无道理的讥嘲与攻击，“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荒谬说辞竟然成为时髦。文学创作似乎成了某种魔术手法。靠几本翻译小说，靠几套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的“现代手法”，冥思苦索，向壁虚构，就可以炮制出一本又一本的小说、诗歌。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天然联系被粗暴地切断了，作家对现实的审美把握被粗暴地曲解了。然而，历史（无论是社会的历史还是文学的历史）是公正的，也是严肃的。来得快的毕竟也去得快。一度闹得全国文学界眼花

缭乱、六神无主的这个新潮流，那个新派别，曾几何时便烟消云散，不复为读者所记忆。像一缕蒸气消失在阳光中一样，它们消失在文学向现实靠拢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活动之中。中国大陆上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直接关系着 13 亿人民的生存，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对我们这个星球的整体局势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它理所当然地为举世所瞩目，理所当然地为全国人民所关心。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从大陆到港澳台湾，到散处世界各大洲的华侨，哪一个中国人心脏的跳动、血液的流淌，不是直接映现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此时此际，文学怎么能置身事外？怎么能把 13 亿人所热切关注的民族命运攸关的大事置于艺术视野之外？近二十年来，敏捷同志从文学这个特定的视角，专注地倾听着社会前进的脚步声，触摸着时代粗大的脉跳。收在这个集子中的四十篇纪实文学作品，描绘了在改革大潮中涌现的一些新的人物，描绘了不同类型的地区、行业所发生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映现了神州大地上沸腾着的现实生活。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是一场影响至深至广的革命。从这些纪实文学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出，它不但改变了并且还在改变着祖国大地的面貌，而且也改变了并且还在改变着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人的观念的变化，人的精神状态的变化，不仅直接促发了、推动了他周围事物的变化，造成了一个个企业的兴旺，一个个地区生产的发展，而且，还将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中，继续发挥不可限量的积极

作用。敏捷同志紧紧抓住这一点，透过写人去写科学事业，通过对人的精神面貌的把握去揭示人物的成长道路。正是由于紧紧扣住了写人、写人的现实生活、写人的精神面貌这一点，敏捷同志的纪实文学作品就有了自己的特点。他的这本纪实文学集，也将会赢得读者的喜爱。

文学的道路是漫长的。敏捷同志从四十多年写作的作品中精选部分结集出版，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写作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是，这个句号也许更应当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来看待。前头的路还很长很长。迈过了一个高峰之后，新的峰峦又在呼唤着新的攀登。文学这个职业之所以是辛苦的，就因为它毫不含糊地要求着从事者全部的心血与感情，要求着全部的生命。搞文学创作的人，犹如电影《红菱艳》中穿上红舞鞋就不能不跳到累死方休的舞蹈家一样。搞上几十年之后，写作活动本身就成了作家的生命活动。就像他无法停止自己的生命一样，他也将无法停止自己的写作。当然，历史是不会忘记艰辛的耕耘者的。我相信，在这本集子出版之后，在今后的写作生涯中，敏捷同志将会为读者捧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03年2月于成都

目 录

- 序 吴野 /1
梯山航海 豪情永铸 /1
毛主席的摄影师 /5
筚路蓝缕 /8
名将风流 /11
跨越人生的高度 /14
乐坛骄子 /17
烧伤医学拓新篇 /20
追随理想 /23
志存高远 心射斗牛 /26
艺苑新秀吐芬芳 /29
大地的骄子 /32
不可磨灭的功绩 /36
登高望远情未了 /39
生命的张扬 /42
德厚者流光 /44
在沃土上耕耘·收获 /48
探索“经济王国”奥秘的人 /50
开创先河 /53

永远的开拓者 / 57
向光辉的顶点冲刺 / 60
陶陶然乐在其中 / 62
博学笃志成大器 / 64
孜孜以求 奋进不止 / 67
偏向虎山行 / 70
铸造栋梁 / 73

情系故乡人

跟赵局长下乡 / 75
顶头上司印象录 / 79
难忘的恩师 / 85
欧阳主任 / 89
典范 / 91
“联保主任”外传 / 94
祖父 / 99
祖母 / 102
悼念父亲 / 106
母亲的回忆 / 113
叔侄之间 / 121
胜似亲人 / 123
手足情深 / 128
小妹儿 / 132
终身无悔 / 137
后记 / 149

梯山航海 豪情永铸

——访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冬至阳生，旦日将近……

久慕中国“氢弹之父”王淦昌的大名，终于寻得机会，驱车来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大院，对驰名中外的核物理学家王老进行了采访。待笔者说明来意，他笑了，感触颇深地说：“现在我老了，许多东西应该学而没有学，例如电脑；应该做的事还没有做，我把时间放松了。如果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还要学物理，努力做得更好。”

普普通通的开场白，猛烈地撞击着笔者的心！王老质朴敦厚，话语琅琅，可钦可佩。

1907年阴历4月17日。江苏常熟县枫塘湾，王家盼望多年的一个男孩平安地降生了，举家欢腾，友邻也为之奔走相告。

他，就是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二机部副部长王淦昌。

王老的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劳耕作，节衣缩食，其父王以仁自幼对中医学刻苦钻研，深得其中要领，日后成为当地颇有名望的中医。

王淦昌出世时，其父王以仁已年届花甲，老年得子分外高兴。儿子满月时，王家举行满月庆典，邀请亲朋好友来喝喜酒。前来祝贺的亲友们啧啧地称赞孩子清秀可爱，祝他平安长大，为王家光宗耀祖。王以仁更是喜形于色，频频向亲友们敬酒，感谢

他们真诚的祝福。他深信：儿子长大后一定会有出息。不幸的是，王淦昌未满四岁时，其父王以仁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这时，其母才36岁。

父亲去世后，母亲自然得操持全家生活。王淦昌从小乖巧听话，常常主动地帮母亲做事，力所能及地为母亲分忧，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母亲喜欢他，邻里夸奖他。

瘦弱的王淦昌六岁那年，母亲就把他送到一个私塾学堂读书，他读书十分勤奋、用功，几本攻读的诗书背得滚瓜烂熟，老师十分高兴。王淦昌无论在私塾、小学或是中学，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高中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在大学里，他像海绵一样，从教师的教导和同学的薰陶中，吸收了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学到了认真处世做人的道理，奠定了他终生研究物理学的坚实基础。

在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他走进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宫——德国柏林大学，接触了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获得了最新的物理学信息，吸纳了最精辟的物理学见解，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他完成了B谱上限的精确测定，顺利地获得了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这个人们十分羡慕的学位。在祖国灾难深重的时代，他热血沸腾，毅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新中国的诞生，使王老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光明。梯山航海，铸就了他的豪情。

正当王淦昌精力充沛地潜心于基本粒子的神秘王国、向着微观世界纵横驰骋的时候，万万没想到，他的科学生涯来了一个急剧大转弯，奉命参加核武器的制作工作。

50年代末，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国力还不够雄厚，经济也不够强大。特别是由于天灾人祸，使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此时，盘踞于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国“第七舰队”在我国沿海海域耀武扬威，有时甚至窜到台湾海峡游弋；苏联乘机逼债，中苏关系公开破裂。

就在我国核武器事业已经上马，并且发展到关键时刻，“老大哥”却背信弃义，撕毁了协议。这使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苏联专家撤走前夕，有人说，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来。然而，也有人认为，中国有不少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惜别之前，一位专家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对刘部长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呢。”

从此，王淦昌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之中。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领导研制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到第三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爆炸成功了。全国人民得知这一特大喜讯，无不欢呼雀跃，自豪、骄傲！

王淦昌对核物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论文发表后，许多核物理学家按照他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最终确立了中微子的存在。1953年到1956年，他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利用多板云室和磁云室研究粒子及其相互作用，获得了一大批奇异粒子事例，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1956年，王淦昌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他领导一个小组于1959年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荷电负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成为联合所一百亿电子伏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最重要的科研成果。王淦昌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64年，他独立于苏联的巴索夫院士，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科学设想，并在我国组织力量开展了这项有深远意义的研究。

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攀登在“科技就能兴国”的理想征途上，“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他从不畏缩，汗洒一路。

王淦昌老人学识渊博，待人宽厚，勤于思考，治学严谨。他

早已步入耄耋之年，却始终站在祖国科学的研究的前沿阵地，而今依然常去原子能研究院学习和工作。他说：“我动手不行了，但指点指点还是办得到的。”他几十年的求索，铸就了他的豪气，可谓宝刀不老，风格依旧，大智大慧犹如甘甜的清泉，日夜不停地涓涓流淌，滋润着祖国的百花园地。他的心总是想着祖国，想着科学、想着未来、想着科学的接班人。1964年4月，在原子能研究院内成立了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他投资3万元。当笔者指着王老办公室、书桌上堆满的需他去办的事条、记录和待他阅读的科学文件，劝告他注意休息时，他笑了，引用牛顿的话说：我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边捡贝壳的小孩儿。并寓意深长地说：“牛顿尚且如此，我呢，充其量是海水中的小浪花而已。”

道别王老，眼前出现了太阳，浪花在阳光照耀下翻涌……

1998年6月《科技与经济画报》
2003年1月23日改于北京

毛主席的摄影师

——访著名摄影家、高级记者侯波

大凡伟大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出活动，身边总是跟着一位手持相机、年轻而漂亮的女记者。本文介绍的她，就是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侯波同志。

笔者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不断从报刊上发表的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的说明文中知道了侯波和徐肖冰的大名。20世纪90年代末的春天，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为老一代摄影家举办摄影展览，笔者应邀参观，并有幸的结识了侯波和徐肖冰大师。我请他们签名，他们欣然同意。签名后还热情友好地握了笔者之手。名人如此可亲，且平易近人，顿时，使笔者肃然起敬。

这年仲秋，笔者与侯波约定时间，采访了这对艺术家夫妇。他们富有革命传奇色彩的阅历，是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1924年，侯波出生在山西省夏县一个郊区。她出身贫寒，在其姑父母的鼎力相助下，得以进入小学读书。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至1944年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抗战胜利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摄影科长。1949年调到北京，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科长。同年又调入中南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长，成为毛泽东同志第一随行摄影师。为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